

蜜蜂来串门

李凤仙

纱窗外响起急促的“嗡嗡嗡嗡”声，一只蜜蜂飞来转去，一副急躁、急切的样子，仿佛在叫门。

我起身，走向窗口。窗台上的那只小猫，脑袋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晃，圆溜溜的眼睛紧盯着蜜蜂，显然对眼前的这位不速之客有些捉摸不透。蜜蜂仍在絮絮叨叨，像执拗的孩子，在纱窗上急促地爬来爬去，细细的腿敲打纱门，又振翅腾起，试图破窗而入。暖风从纱眼中漏进来，不远处，一树白玉兰在阳光下闪着瓷白的光，但蜜蜂没看见，它只想进屋子。

我轻轻推开纱门，才移开一条缝隙，小蜜蜂便“嗡嗡”飞了进来，然后放肆地在房间里兜起圈子，忽高忽低，忽低忽高，像是在寻宝。这间小小的书房和我这个人类，它仿佛并不陌生。我有些疑惑：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或许，它是在玉兰初放时循香而来的，忙着采蜜。玉兰，像洁白的雀儿栖息在枝头。有一天，我路过树下，见蜂群此起彼伏，忙碌而欢快，早开的玉兰，一朵两朵三四朵，像白鸟振翅欲飞。一片片花瓣是白瓷勺，舀满澄澈的阳光。蜜蜂在花间匍匐，久久不飞，沉醉花香中。天气还很冷，我穿着羽绒服，可勤劳的小蜜蜂早已抓住早春的花期，忙忙碌碌。我在树下仰望蜂群许久，它们的复眼视角广阔，或许有一只蜜蜂恰巧记住了我的面容，今天，它又恰巧路过我的窗前，看到故人，特来拜访。它一

定来了好一会儿，彬彬有礼地轻叩纱门，无奈我眼耳迟钝，未能察觉，于是，它只能鲁莽一把。

蜜蜂在房间里兜了几圈，停在窗帘上。窗帘上印着一簇簇盛开的喇叭花。每天清晨，晨光透过窗帘，映在墙上，像月光下的水波在荡漾。紫的、蓝的、白的喇叭花，仿佛在吹奏一曲曲长腔短调，蜜蜂当然知道这些花是布上艺术，但它生来对花情有独钟，趴在花蕊上，深深吻着，仿佛在低语，又仿佛汲取花的汁液。

“嗡嗡嗡嗡……”蜜蜂快乐地哼着歌，几番起起落落后，又飞向书柜。那里没有花，也没有草，但它却停在书柜边缘，头探向一排排站立的书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在怀想，在嗅书香。我真想告诉它，那一排排书里，有很多都写了你们，古今中外的书都写过，你们在书里，品德美好，形象无比可爱。

那只蜜蜂在书柜边缘停了一会儿，又绕到阳台。阳台上的一盆兰花正在打苞，薄如蝉翼的苞皮微微裂开，幽香即将洒满屋子。蜜蜂在花苞边徘徊几圈，兴奋地浅吟低唱，似乎把兰花当成花丛、树林。

阳光从窗外落进书房，我一直静静坐着，生怕惊扰了那只蜜蜂，它从书柜的一边飞到另一边，又从另一边飞到这一边，像是一位正在巡视的大员，心满意足之后，一抬翅膀，从纱窗缝隙中原路返回，飞入窗外的阳光中。

一直安静坐在窗台上的那只猫，这个时候才站起来，和我一样，目送那只蜜蜂。



衔玉 周文静 摄

瘦又如何

程耀恺

瘦，在古人看来是一种病，或者说是一种病态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中有“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瘦死狱中”一说。后来“瘦”的内涵略有拓展，形容一个人瘦削，便用“瘦骨嶙峋”，描述一个人孤苦，则用“瘦骨伶仃”。“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”如此瘦来瘦去，瘦，依旧围绕着人转。至于“古道西风瘦马”形容的对象，也只是扩大到动物界而已。

杜甫破天荒把“瘦”字应用到太阳身上，他在《无家别》中写道：“久行见空巷，日瘦气惨凄。”这样的创新应用，肯定是一种启发，既然“日”能瘦，水亦能瘦，于是便有了“山寒水瘦”；水既能瘦，花亦可，那么“春如十三女儿学绣，一枝枝，莫教花瘦”“应是绿肥红瘦”便层出不穷了；到了“人比黄花瘦”“旧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”，人与花的边界，在“瘦”字面前，蓦然间变得模糊乃至消失。

唐诗宋词之后，元曲登场，“瘦”仍旧大有用场。张可久《满庭芳·山中杂兴》：“伴赤松归欤子房，赋寒梅瘦却何郎。”；卢挚《殿前欢》：“凭谁问花无恙？被春愁晓梦，瘦损何郎。”这两支曲子中的何郎，即南朝大梁诗人何逊，曾写过一首《早梅诗》。写诗的何逊，瘦与不瘦或在两可之间，却因“瘦却何郎”与“瘦损何郎”，不由分说，便把他推到对花苦咏的文人首席位上了。

以上的“瘦”，不脱人与有形之物。岂料，“这情怀，对东风，尽成消瘦”竟从宋词里冒了出来，从此，人的情怀，人的感情，也照“瘦”不误！

一个“瘦”字，在时空的转换中，固有的“病态”里，逐渐添加进了美与媚的成份，以至无物不可瘦。把个“瘦”字玩转，历代文人士功不可没。到了现代，“瘦”堂而皇之跻身于时尚之列，让女士小姐们趋之若鹜，难怪园林遍植太湖石，满街飘摇漏透瘦。

同学周先声原先在六安一中教书，退休后，在北京、合肥两地孩子家轮换居住，日前小聚，见他革带移孔，甚是惊诧，他却说：瘦又如何！这是我的追求哩。他这一说，令我豁然开朗，花瘦、石瘦、太阳瘦，乃至情怀瘦，都是审美上的讲究，而“有钱难买老来瘦”，则专注于健康。原来一个“瘦”字，取舍不同，各尽其妙就好。



迷 惘

华子

又开学了。隔了一个寒假，夹了一个春节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，一切又都变了。

这个家长花高价也要上的小学还是老样子：操场上，老师带学生在训练；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，脚步还是急急匆匆的；那一张张小脸绷得紧紧的，哪里像花朵？马路上还会碰到恐惧上学的孩子，家长铁青着脸训斥，让人感到无奈又心酸。微信群里一个朋友说，这次看到自己的小孙女有点变了，不爱说话了，不理人了。心里刮过一丝冷风，但愿我是多虑了。

开学季落在冬季的尾部，萧瑟而又冷漠。昨天，我站在火车站门口，远远地，夏朵就奔了过来，像一团亚热带的旋风，冲到我的怀里。我知道，只要不写作业，她就会很开心。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作业？她几乎天天问，月月问，一直问到五年级，我只能支支吾吾，不知Deepseek可能说得清楚？听说初中的孩子作业更多，我头皮发麻，就像黑夜盼不到黎明一样绝望、无助。

上了车，夏朵悄悄地告诉我：有的年级换新桌椅了；空调可以随意开了；小花园正在重建。她好奇地问，学校哪来这么多钱的？又失望地说，我们的一切照旧，作业还是那么多，老师还是那么卷；英语老师又开始发飙，撕同学卷子；英语卷子中、练习册上有好多稀奇古怪的单词，我们都懵了……

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只能哄她。唉——都知道卷不好，都说再也不能卷下去了，可仍然照卷不误，谁也不想做垫底的那个人。

我开始怀念，怀念中夹着愧疚。

怀念她的一年级，怀念她的二年级。那时作业不多，放了学，我们就在小区的花园里玩。小花园不大，有几棵老树，那些树叶子能让孩子们玩出花样，树下的沙土也能让孩子沉迷不已。玩够了，再回家写作业。我们还报了兴趣班，有舞蹈、武术，还有象棋班。吃了晚饭，能到街角去玩会儿篮球、跳绳。有次，忘了带球，我们就踢可乐瓶子，叮叮当当的，月光如水，落了一地的是夏朵的笑声。那时，体育老师居然看

上了她的脚力，想让她进足球队，我们笑着拒绝了。小小的她武术也很见功力，甚至还被电视台编排后上了那年的网络春晚呢！

我们玩得很嗨，多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啊！

我们玩得不亦乐乎，却不知有更多的家长正在暗暗发力，趁着有闲的时间开始提前给自己的孩子报课。更有甚者，从幼儿园就开始了，而我们却还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课程走，殊不知不少孩子早已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了。现在想来，是这些家长更有远见，还是我们欠危机感？难道真的是我们对教育的认知出了问题？每每念及此，愧疚便油然而生！

三年级，作业陡然多了起来，多到夏朵一放学就开始喊：阿婆，快走，好多作业！从此，灾难开始。每天的作业铺天盖地，一项压着一项，于是只好去了课外班，跟着其他孩子一块赶作业；只好报了心理专注，每天修炼一下心态，提高忍耐力；在唉声叹气中，那个撅着屁股躲在床后面让人找的小女孩不见了。减少了兴趣班，开始补数学了，因为老师上课只跟着进度快的同学走，学生不懂的，老师也懒得再上。“补不补课是你们自己的事。”这句不冷不热的话经常挂在老师的口头。

我们这个原本最爱运动的小女孩已经懒得再下楼了，乖巧的她开始摔东西，无理由地哭，“我好累啊”渐渐成了她的口头禅。她小小的背影俨然落日，眼见着在萎缩，慢慢矮了下去。楼对面，关灯最晚的那几个窗口多半是家有上学的孩子。

四年级开始，她变了，安稳了，最多叹几口气。一天晚上，她趴在桌子上，一动不动。我忽然想起扁担，又直又硬的扁担，压着压着就弯了，弯了就是驯服了，弯了就是适应了。不再仰望的孩子还会拥有星空和大海吗？

都说Deepseek来了，Ai来了，都说新科技的到来是孩子解开枷锁的曙光！是吗？在这个变化到来之前，为了有限的奶酪，焦虑的家长们、有利可图的教学机构会不会换个方式展开他们新的攻掠呢？

只要考试不变，只要分数不变，家长和孩子们就是再想变也变不了呀！

我开始怀疑，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我真的迷惘了，孩子究竟该何去何从？